

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记者 师文静

破坏了原著角色 表演有点小儿科

《鹿鼎记》作为金庸先生的封笔之作，金庸的写作已达到了随心所欲的阶段，该小说也被“金迷”奉为经典中的经典。韦小宝作为金庸作品中的精彩形象，是一个颠覆武侠江湖的“反英雄”角色，他武功不能自保，典型的不学无术，但给读者带来的阅读体验是奇妙的。金庸说韦小宝的存在“不是不可能的事”，作者用游戏之笔对韦小宝进行了活灵活现的塑造。

原著中韦小宝诡计多端但又极尽真诚，他对“小玄子”的“忠爱之心”人尽皆知；他阿谀奉承、油滑刁钻但关键时刻又愿意“割下脑袋来给你”，很有大丈夫的气概；他能在江湖上坑蒙拐骗，也能秉持江湖义气，比如针对“茅十八”、天地会等的行为处事，都是大写的“义”字；他贪财敛钱，但却把钱作为他行事的一种工具……这个角色是人性丰富多变的集大成者。用金庸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写得“现实一点”的人物，“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中国人性格上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，有一些自省的意义。”

韦小宝绝不是一个只剩不学无术、说谎整人的搞怪角色。之前多版影视化的《鹿鼎记》中，观众真正满意的韦小宝可以说并没有出现。观众对每一版本的《鹿鼎记》都抱有一定期待，希望能把这个人物身上“正”与“邪”的悖论呈现得完美化。

最新播出的张一山主演版本《鹿鼎记》变成了大型“翻车现场”，尤其是韦小宝、建宁公主、海公公等角色浮夸、搞怪的演技，让整部剧显得很低幼。

剧中，包括张一山在内，演员的整体表演风格非常小品化、无厘头化。可以看出来，张一山很努力、很敬

故事和人物都逊色不少 “低幼版”韦小宝略显浮夸

张一山版《鹿鼎记》15日开播之后，争议声越来越大，该剧评分也持续走低，从2.7分掉到了2.5分，与2018年的把令狐冲改成娘娘腔配角的《新笑傲江湖》已经分数齐平，拿下了金庸改编剧的最低评分。总的来说，这一版《鹿鼎记》的故事和人物都逊色不少。

剧中张一山饰演的韦小宝，也因表情夸张、肢体动作浮夸而不能被观众接受。16日晚，张一山工作室回应演技争议称，“小宝还在成长，感谢大家的建议”。张一山也坦言接受观众的不同评价，“千万不要把我当特好的演员，因为我也演不好的时候”。

业，他试图以用力到青筋暴露的大幅度面部表情、大幅肢体动作来表现韦小宝嬉闹、捣蛋的一面，但如果观众连看十集，韦小宝都处在“面部多动症”中，会感觉很累，也很尴尬。比如，剧中韦小宝多次挨打、被打晕，都是瞪眼、张嘴、皱眉、翻白眼，这种表演太小儿科了，像是动画片的搞怪角色在逗小朋友笑。

韦小宝首先是一个接地气的人物，再就是一个可爱的普通人物，不能将其演成一个流里流气、过度猥琐的耍宝小丑。原著中韦小宝就是一个矮个子普通人，现在回头看陈小春的“苦瓜脸”韦小宝更贴近。

剧中想要制造喜感的海公公、建宁公主等角色，都表演得不尽如人意。田雨饰演的海公公在喜感、狠毒、阴谋间拿捏不到位，看起来怪里怪气，角色也莫名其妙地死了。唐艺昕饰演的建宁公主很活泼、多动，但表演同样浮夸。剧中康熙这个角色很“弱”，在鳌拜面前像个“憨憨”，鳌拜让其杀掉苏克萨哈，康熙给出的竟然是傻笑。那种剑拔弩张、要杀鳌拜的情绪一点看不出来。

看这部剧，用李成儒老师的话来形容，就是“如坐针毡，如芒在背，如鲠在喉”。

剧情删减严重 失去逻辑性

海公公为什么莫名其妙死了？因为新版《鹿鼎记》故事情节删节严重，没看过原著或其他版本的观众，根本看不懂。

相比于其他版本，新版《鹿鼎记》故事进展飞速但又不连贯。该剧前四集就像赶场子，丽春院一闪而过，明史案没有交代，韦小宝“一秒”进宫，韦小宝杀死太监小桂子也改成海公公误杀，鳌拜啥事儿没干第二次亮相就被捕了，海公公很无头绪地死在“太后”手下，韦小宝和天地会的关系简化到极致，唐王、桂王之争没交代，

非常多的剧情都是一闪而过，没有了复杂的矛盾冲突，故事像挤掉精华的“简笔画”版。

编剧可以大笔一挥随意删改，该剧的道具也不用心。被网友广泛吐槽的瓜尔佳鳌拜府邸写着大大的“鳌府”，就证明剧组的不严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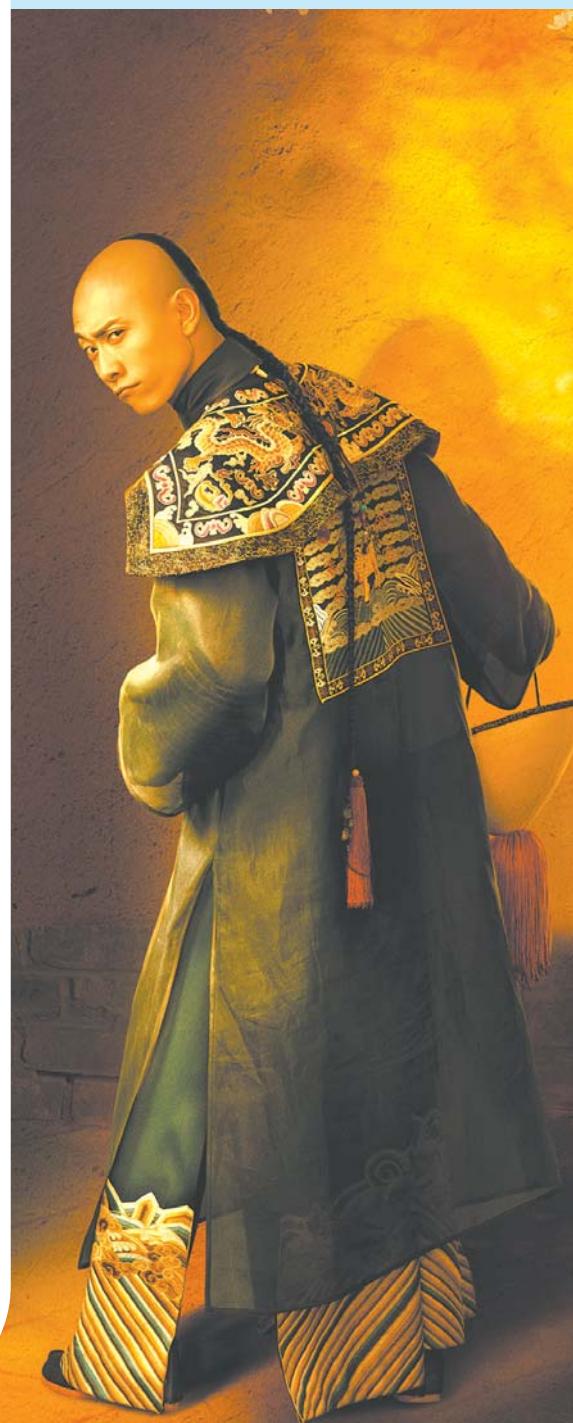
也可以说，这部剧删掉和改编了大量的剧情，导致“韦小宝”这个角色彻底失败。剧中韦小宝没有了一进宫就面临的生死抉择，只陪着海公公“演戏”就行了。原著呈现出来的韦小宝在海公公、天地会、康熙和太后等人面前面临的生存压力都没有了，这个角色机智灵活、左右逢源的个性没有展现出来。人物缺乏灵魂，演员自然只能用浮夸的演技来演一个皮毛。

如果说金庸先生的《鹿鼎记》是带有人世辛酸、讽刺意味的严肃喜剧，那么剧情毫无头绪、表演浮夸的新版《鹿鼎记》就变成了闹剧。

翻拍风每年都会刮，即便是金庸剧，也绕不过“翻拍就翻车”的宿命，之前就有被人吐槽了无数次的《新笑傲江湖》。观众都希望“翻拍剧”来重塑经典，但创作者不这么认为。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，创作者肯定是要想着首先要讨好当下观众，肯定是想要融入新的巧思。

新版《鹿鼎记》的创作者可能是想要摸索一条经典作品改编的可行性之路：在观众对情节发展耳熟能详的前提下，用不间断的喜剧桥段充盈细节，让过程变得变化莫测，笑点连连。只不过这种喜剧桥段的拿捏路子走偏了。

现在很多剧都追求网剧化、年轻化、“沙雕”风，但这只是创作的一种形式，而非根本。任何剧要年轻化、网络化，也得从人物、故事上下功夫。即便是王晶、张卫健完全颠覆解构的《鹿鼎记》，也是要刻画人物的来龙去脉，而非不给人物“变化”的过程。张一山版《鹿鼎记》前十集看下来，给人的感觉就是没有好好研究人物，没有研究剧情，走马观花一样浓缩剧情，浮夸风表演，让故事、人物都失色。



《风平浪静》导演李霄峰： 在时代浪潮里心怀“汹涌”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记者 宋说

由李霄峰执导，章宇、宋佳主演的电影《风平浪静》已经上映10天，目前票房已破7000万。近日，导演李霄峰来到济南与观众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，并接受了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的采访。

电影《风平浪静》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小城，这个年代充满着李霄峰美好的青春回忆，“上世纪90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许多变化，它贯穿了我的青春时期，牵动着我的感情，所以在《风平浪静》和前两部电影中，我都有所涉及。”李霄峰说。

用黑色犯罪包裹一次自我救赎，在李霄峰看来，这并不文艺，“类型只是商

业化的标签，《风平浪静》其实是一部剧情片，但我也不会拒绝他们去做任何的定义。”

在年少时期叛逆且愤怒的情感，成为李霄峰创作三部作品的动力，“在我第一部电影《少女哪吒》里面，其实放进了一些我自己的生命体验，我少年时代是极其叛逆的一个人，这种叛逆可能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把它磨灭掉，有时候忽然之间愤怒也会蹿上来，但其实我已经42岁了。”

电影《风平浪静》用邮轮狂欢的乱象搭配《大海啊故乡》，这个片段像一杯烈酒，使许多观众品起来后劲十足。李霄峰说，“这场戏在2018年的第一稿剧本里面就已经有了，我个人十分重视这场戏。它是对时代的一种观察，也是对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审视。《大海啊故

乡》这首歌让我觉得干净，海代表着一个人的精神归宿，让一个人从海出发，最后还会回到海里去，这是特别特别浪漫的梦想。”

原创并拍摄犯罪题材的电影，有些透支脑力，拍摄《少女哪吒》和《灰烬重生》，令李霄峰心力交瘁地拧巴了一段时间。但在《风平浪静》的拍摄中，李霄峰却显得松弛了许多，“我的身心跟这个故事是有距离的，我觉得它是虚构性更强的一部电影，让我更能风平浪静地去拍，拍得特别放松。”

从《少女哪吒》到《风平浪静》，李霄峰专注于救赎、犯罪等略显压抑的题材。对于未来是否还会继续拍摄犯罪题材，他说，“我觉得暂时是一个段落了，接下来可能不太想再去延伸这个领域的事，我想拍拍爱情片。”

